心中有梦

□吴俊平

走在大街上，暖流涌心头，
多少相思的话，埋在心中已太久。
你的笑容，你的美丽，
想忘记也痛苦。

痴痴地伫立在街头，
只盼望着你的身影能再一次出现。
在人潮涌动中我不停地找寻着你，
想想爱上你，
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等呀等待着你的到来，
盼呀盼望着你的出现，
苦苦的爱恋，让人憔悴让人忧。

心中的话儿已重复几百遍，
只想悄悄地说给你一个人听。
你可知我心中有一个甜蜜的梦！
茫茫人海中爱上一个你，
真的好难，好难！

爱我就别让我难受

告诉我你到底爱不爱我，
不要在我转身的时候背叛我，
让我的心受到委屈、煎熬。
行走在爱的路上，我多想找回你当初的柔情，
天真的我总以为你是我一生的依靠。
抱紧我，我要独自分享你全部的爱，
原谅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爱你。

触摸着爱的脉搏，我的心开始疲惫，
爱我就不要伤害我，
请给我多一些温柔，多一些幸福，
别让我的心再受到一点点的伤害。
好好地爱我，好好地爱我，
爱我就别让我如此地难受、难受。

人心怎么了？

□曹伶文

人心怎么了？

这边，京城郊外，三恶少，暴殴一少年，拳打脚踢，棒抽砖砸，致其昏死，而后又尿其面门。且全程视频记录，聊以自乐。那边，山东“麦当劳”店内，残暴一家，无理取闹，索要电话无果，丧心病狂，暴殴一女子，致其命丧。且众目睽睽，全是看客。

人心究竟怎么了？我想无需追究人性本善本恶，因为他们都不是刚出生只知抢吃夺喝的“牲口”，而是已经多少受过教育的“人”。教育引导人心向善——这是共识。所以，我首先想到了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对于这二起事件中参与的未成年人，我看到小学教育在他们身上是完全彻底的失败。这令我想起几天前听到小学三年级的一堂语文公开课《夸父追日》。

在拓展训练中，老师为了让学生巩固对夸父征服困难的认识和对夸张写法的尝试，设计了一个问题：如果有高山挡路，夸父怎么过去？

结果全班40多位学生给出了三个答案：一、推；二、搬；三、移。

其实，这三个答案就是一回事，就是一种方法：武力解决。把山拿掉，如拔眼中钉一样把山拔掉，免得挡了脚下的路。

当时，我心里“咯噔”一声响——这一班孩子怎么了？这一代孩子怎么了？真的都是电影电视里打打杀杀惹的祸，让他们面对生活也用武力来解决一切。我在等待那位年轻的女教师能够观世音菩萨一般，柔指一弹，指点迷津。然而，终于没有，老师只是在这三个动作中给了巨人夸父一次又一次的夸张，令我顿生无限感触。

学生为什么要用最笨的办法，把山拿掉，虽然采用夸张后让巨人夸父轻而易举，挥手之劳，但这毕竟是费力的事，难道他们真的都传承了“愚公的移山精神”？后来一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原来他们是要炫耀一身力气，显摆一身武功，来展示威风。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力，已经变异，成为暴力，成为破坏力，在以毁掉常理中不可能的一切为快感了。

对于这种心理，这种可以说是“恶”的念头——即使夸父追求的是“善与美”，但教师怎么可以轻描淡写而过？

教师要让学生顺着他们自己的想法想想其中结果：山“推”（搬，移）哪儿去？会不会挡了别人的路，破坏了别人的房舍，毁坏了自然生态？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别人，破坏了别人的利益，这是不可取时，他们自然会想到最简单的办法，夸父可以一脚“跨”（迈）过山去。这既保留了夸父的巨人姿态，又没伤一草一木，尤其是无需费劲，何乐而不为？

生活中的许多困难，不一定都得彻底解决，可以“避”之。比如：家穷无“钻”，可以不去追求这永恒之“钻”，避开“钻”的念头，这就是善啊！我们的教育，不能让他去掠夺去伤害别人后获得其“钻”。教学中，小小孩子，教师得无时无刻地想到教育是为人心向善啊！

车 站

□石泽丰

那年，在一个乡村中学教书时，每天上下班，我都要经过这个乡镇的车站。走的次数多了，它给我留下的印象除了站内没有多少乘客之外，与别的车站再也没有什么两样，也许这是一个乡镇车站，或是在单位上班，我总是早出晚归的缘故。无论车站与车站之间有着多大的区别，但它们都是作为乘客暂时落脚的地方，这一相似之处，总让我有太多的感慨。

1999年春节刚过，我怀揣那本中专毕业证书，从安庆高河上火车，不知天高地厚地南下广州。拿着那张检过的火车票，回望身后那些攒动的人头，顷刻间，心头涌上一股沉重的压抑感。我上了车，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拥挤的人流。我一会儿想，这些陌生的乘客，他们是从哪里来，又是到哪里去？一会儿又想，如果没有这个车站，他们又该在哪里歇脚……想着想着，我庆幸车站的存在，为他们同时也为我自己。

我与那些同路的人相聚在一个车站，离别在另一个车站，聚散本是一种必然，然而，生命之中，一些聚散却给了我们太多的无奈和伤感。

父亲与姑姑本是同在石氏的这个车站上，但由于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生命如稗草的年代。灾难、饥荒困扰着每个贫困的家庭，父亲的出生，对于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祖父母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何况两年之后，姑姑以一个不顾人世间疾苦的生命也来到了这个世界。她哇哇落地的时候，祖父在偏房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回到堂屋，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在姑姑出生不到十天时，祖父曾轻声地对祖母何氏说：“将她送人吧！”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压下了多少母爱的砝码，留送非轻，都是两头不着岸的船……

不该来的是不是终究注定不该来？姑姑三个月大的时候，被抱养给了同乡的一个木匠，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别人的家庭里生活。就在她十七岁那年，尽管是花样的年华，但在人世间这座站台上，她还是早早地下了车。据说她病得很突然，也很奇怪，先是头晕，呕吐，继而失语。其间也只是从家到车站一个小时的工夫，靠两个人吱吱呀呀地抬到车站，正准备叫一辆车送到县城去救治的时候，姑姑一度清醒过来，她巴望在这个时候能看到生她的父母——这人生最初的站台。但在当时，我的祖父母跟跄哭喊着正在赶来的途中，谁知残酷的病魔在此刻就执行了她的死刑。在那个乡镇的车站，她含泪地坐上了开往天堂的“列车”，开始了更远更寂寞的行程……

往事就像一根知疼知痛的神经，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生前每每提起此事，思绪总是难以平静。也许这人生中的一页，于他，于我的祖父母，都是一个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痛。

大海潮生

□波仔

旅行有时是为了纪念，纪念某一段时光与某一群人共同度过的或忧伤或欢快的往事。

十多年前，我在一个叫绿土的论坛里混过。活动无非是吃饭、喝酒、唱歌，因为年轻，总觉得其乐无穷，那是记忆中特别轻松、自由、怀揣梦想的岁月。尤其忘不了有一个夏天，在水洞岙的沙滩上，一群“骚年”迎着徐徐海风，听着阵阵涛声，围着熊熊篝火，恣意燃烧青春的场景。那种幕天席地的狂放，纵情高歌的豪爽，极目星空的浪漫，仿佛一张被定格的油画，固执地占据一角，无法摧毁，不可复制。

十多年后，为了追寻年轻时的足迹，我再次背起帐篷走向大海。一样的音乐啤酒，一样的朗月繁星，一样的潮起潮落，却怎么也找不回当时的心情。只能安静地站在火堆前，连脚趾头都懒得扭动，似乎热闹都是别人的，与我毫无瓜葛。渴望回归的热情被潮声吞噬，没有入口，没有出口。

看来什么时候就应该做什么事，是一句真理。在该偷瓜的时候，就去偷瓜；在该翘课的时候，就去翘课；在该打架的时候，就去打架。不要手软，不要心软。

现在的我，是该去叫蓝蓝起床尿尿了……

老街卷洞桥

□洪丽君

心上的卷洞桥，依然还是旧时模样。
在桥边的水埠头，俯身可以拾到飘落的柳叶。
在水之桥，有人如灯；在水之桥，有人如柳。
春草复生，清明悠至。
桥西别离，桥东祈福；桥下生青莲，桥上生别离。
桥上忘记过谁，桥下想念起谁。
桥上一回头就怕人过，桥下一挥手就怕船走。
卷洞桥，撒落着我懵懂的童年。
一座桥一个梦，就这样构筑一个遥远而不断长大的东西给我。

·诗二首·

追 逐

□慕容真真

想寻无尽的草原
风儿吹动
绿海摇涌
跨着骏马
放牧羊群和白云

我想潜游海的深处
我要知道美人鱼是否孤独
珊瑚是否有温度
我想触摸温柔的水母
和海葵一起跳舞
我要见识鲛人泣下的珍珠
我想追寻海妖的歌声
那歌声若隐若现
一如若有似无的幸福
让我一生追逐

不管来路
不管归途

我是个傻孩子

找不见了
你是童年的那个雪人
你是午后走失的风筝
你是我冬夜里爱过的珊瑚与玫瑰

我是个傻孩子
台风之夜等候雪人一起飞

我是个傻孩子
爱风筝的眼泪和它高飞时的美

我是个傻孩子
夜的海里亲吻过斑斓的梦的美